

川海文心

塞云入瓮，寻留生活情致

■王太生

闲翻明代《绍兴府志》，内有雅事一则：余姚人杨某，为人超脱豪放，“尝游四明山，过云岩见云气弥漫，讶之，爱其奇色”，遂携三四口大瓮，在云深处，用手把云往瓮里塞，“满了”用纸密封，带到山下。

四明山中，杖锡寺稍东，有一条西岭，岭旁溪涧流过，石桥横跨其上，桥畔有数仞巨石，石壁镌刻“过云岩”三字。唐代有一名叫谢遗尘的隐士，曾亲历山中云雾弥漫，绵长不散。家住云之两侧的山里人家，把这种互相走动、来往叫做“过云”。

四明山中的云彩，被手塞瓮装，带下山去。主人与客饮

酒时，把瓮搬上，“席间刺针眼，其口则一缕如白线透出，直上。须臾绕梁栋，已而蒸腾坐间，郁勃扑人面，无不引满大呼。”

其实古籍早有记载，战国时就有可收集云朵的“锁云囊”，佩戴此囊，攀登到高山云多的地方，将云吸入囊中，回到家里，打开囊口，云朵就会自囊中飘出，浮于房间，依然白如棉絮。苏轼任凤翔府签判时，写过一首《撻云篇》，记录了采云过程：“抔取置筒中，提携返茅舍。开缄乃放之，掣去仍变化。云兮汝归山，无使达官怕。”后来，我又读到他的《撻云篇序》，其中描述当时捉云情形：“余自城中还，道中，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以手掇

开，笼收其中。归家，云盈笼开而放之，作撻云篇。”

除了“塞云入瓮”，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一些相似而美好的事物：盛香入瓶、瓦罐注天水、瓶集花露、湖心舀水……让人倾心。

盛香入瓶，即把那些稍纵即逝的花香，装在瓶子里收藏。

先装一瓶初夏时蔷薇。蔷薇花叶爬在一面石墙上，或者说，一丛蔷薇织成一道花墙。蔷薇花色艳丽、香味浓郁、有野气，摘一朵放在鼻翼下嗅，花香气清，让人陶醉。我想留下这份色香，一缕蔷薇花入瓶，贮存一个季节的气息。

再装一瓶中秋桂香。那些细细密密的金色小花，一簇一簇缀在桂花树上。它们刚开始

是适宜被放在口袋中的，柔软的布口袋，装细碎的桂花，口袋里都是醉人香气；存放久了，脱去水分，变成干花，那份香味，经久不散。桂花放在口袋里，上口袋、下口袋、左裤兜、右裤兜……若要久存，也可将桂花盛入一小瓶里，保留一份秋天的香气和记忆。

又装一瓶茉莉花香。我家阳台养了一盆茉莉，刚含玉白的苞芽时，只是微微张开花瓣，还没来得及欣赏，它便凋落了。茉莉花存世太短暂，我想把这份花香，灌到瓶子里收藏。

微信上，我问一个远方的朋友：盛一份花香，把瓶子扔进时间的河流里，让它一路弧线，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地漂流，这份保留已久的香气，你能收到吗？

瓦罐注天水。江南的雨季绵长，风雨于屋脊际会，把瓦洗得干净发亮；檐口水像断线的珠子，流泻到一口小陶缸里，发出“叮叮咚咚”的金石之音……集存一缸无色无味的天水，以备烹煮，人们便可过“瓦壶天水菊花茶”式的布衣生活。

瓶装花露。这个世界有很好的饮料，我却喜欢半瓶露水。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加大，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本草纲目》上说道：“秋露繁时，以盘收取，煎如饴，令人延年不饥。”不同的露水，功效不同：花朵上的露水，能让女子貌美如花；柏叶或者菖蒲上的露水，人取之每天早晨洗眼睛，能增强视力；一早起来，风雅之人见桂花树上满是晶莹露珠，便托着青瓷盘，细致收取，回去煎茶。

我到山中，见清泉石上流，顺着山势从这块石头流向另一

块石头。我坐在其中一块高出泉面的石头上掬水而饮，一股甘甜直抵喉头，清凉生津。干净的水，大概来自山间未被污染的湖泊。一片大湖，远离岸边喧嚣的湖心，有一汪好水。

湖心舀水。山中的湖，水体阔大，深不见底。我坐船到湖心舀水直饮，船停下，水凉清透，能见度也好。阳光从空中倾泻下来铺洒湖面，照射水下五六米深的地方。喝一口从湖的深处打捞上来的水，甘冽清凉。从一桶干净的水里，能感受到天地精华和一个湖的微微呼吸。

这些年，我在人多的地方喝酒，常常口干舌燥，像蹦到岸上的鱼张大嘴巴，“吧唧吧唧”要喝水，很难想到湖中央之水竟这样清冽甘甜。到湖心舀水，是一件费力又费时的事情。水途迢迢，孤意清凉，又要坐船，一般人是不去的。无奈，我不想喝好酒，只想喝好水，只有到湖心那个地方，让船停下来，从湖心舀水慢慢品尝，方有涤荡心灵之感。湖心的水，透着些草叶与松子的清香。

装一篮子鸟鸣。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说起来匪夷所思。空山鸟鸣，群鸟在飞，栖在一棵千年老樟树上欢鸣。此时我若在山中亲见此景，会装一篮子鸟鸣送给朋友，我会对友人说：深入山中，本想给你带些礼物，选了红薯、土豆、花生……总觉得太俗，不如一篮子鸟鸣。

世间一些美好的东西，带走与带不走的，原本不经意，都在那儿。带走的是心情，带不走的是原生态，只让稀有和珍贵成为回味与永恒。



岁月静思

两代人的雨季

■马海霞

那年我17岁，一个被埋在作业堆里压抑太久、渴望自由又多愁善感的年龄。我在县城一所高中读书，按路程应该住校，但我选择了半住校——在学校留有宿舍，只用来午休和雨雪天气留宿。

高二那年夏天，临放学时，突然电闪雷鸣，大雨马上就要来临。同学们都劝我住在学校，可我那段时间心烦到了极点，特别渴望能有一场大雨冲刷心中烦闷，我丢下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然后背着书包跑向自行车棚。

可我刚骑出学校不到1公里，大雨便倾盆而下，狂风四起，身上的雨披被风刮起，衣服瞬间湿透。我停下车，脱下雨

披，用雨披将书包包好，然后顶着大雨继续前行。

雨又大又急，雨水积在路面上，深处淹没了大半个车轱辘，一道道闪电“咔嚓”劈下，势头劲猛，可我仍没有避雨的打算，只是奋力蹬车，想快点赶回家。雨水浇得我眼睛睁不开，我只得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不停划拉眼上的雨水。这时路旁工地上的一位大叔高声喊：“快找地方避雨！要不来铲车里躲一下！”

我扯着嗓子回答：“不用！”说完继续在雨中艰难前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位勇士，偌大的公路上，视线所及的地方，只有我在雨中狂奔。惊雷一个接一个，雨下得更大了，眼前仿佛被挡上了一片雨帘，我只好半闭着眼睛前行。那时我才意

识到了危险就在身边，开始惶恐，但已经没有退路，四周也没有避雨的地方，只好硬着头皮拼命蹬车。

好不容易到了家门口，我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将自行车往大门口一扔，窜进屋内。我想象的回家场景应该是：母亲赶紧拿毛巾帮我擦干脸上的雨水，然后再取出干净衣服让我换，还做几个硬菜为我压惊。

但进门后母亲并没有理我，照旧看电视，父亲则继续喝酒吃饭，他们就像我平时回家一样，没有特殊的反应。我见状忙对他们诉苦，细说路上环境多么恶劣，自己躲过了好几次雷击，避过了数个水坑，“能活着回家真是奇迹”。

父母却依旧没有改变对我

的态度，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我刚想赌气回自己房间，父亲这时说话了。他说，这场大雨还不是最大的，他年轻时曾遇到过一场更大的雨。那年夏季他和村里几个年轻人推着架子车载着大铁罐，去50公里外的地方拉氨水，走到半路，突遇暴雨，天空电闪雷鸣，但找不到避雨的地方，他们只好冒雨前行。路面积水暴涨，他们便轮流用长树枝探路，遇到水深的地方绕道走，至少多走了5公里路。

那年父亲也只有17岁，且生活条件艰苦。他和伙伴们饿着肚子，推着车子去拉氨水，冒雨在泥泞路上走了20余公里。后来父亲布鞋都踩烂了，挂不住脚，便找了一根麻绳将鞋捆扎在脚上，和伙伴们推着

500公斤的氨水又走了50公里路返回。回到家后，父亲没敢对任何人说起那天大雨中自己所处的险境，因为他知道爷爷奶奶比他辛苦，自己不能让他们担心。

父亲说这些时云淡风轻，但我仿佛看到当年那个还是少年的父亲在滂沱大雨中吃力前行的艰难和辛苦，不由得心生佩服，自己积压在胸中的怨气不知道啥时候已经悄悄溜走了。

我的雨季和父亲的雨季相隔了几十年，一个为赋新词强说愁，逞英雄求关注；一个主动帮家里挑重担，替家人分忧。

两代人的雨季，在我17岁那年的大雨天重逢。父亲用自己17岁的经历和17岁的我对话，指引我走出迷茫的雨季，找到人生的方向。